

天寶志異



柳残阳作品全集

天 宝 志 异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天 宝 志 异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天 宝 志 异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1 印张 4 插页 445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270—4/I·227

(上、下册)定价:28.80 元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几，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采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我写《天宝志异》

许多武侠小说里，都习惯把男主角描述得俊秀潇洒，飘逸不凡，除了有绝高的武功之外，更少不了若干风流艳遇，对男主角这样的造型，可以说是种“传统”，传统并没有什么不好，虽然难免多少带了点脂粉味；因此，“天宝志异”中的男主角，我把他塑造成另一类形象，稳重、沉厚、练达世故，他的外貌肥壮平凡，甚至有几份佻俗——如同我们常见的金子铺老板，事实上，他也正是一家金子铺的老板。

他在治理本行的金玉买卖之外，有另一项兼差：杀手中的杀手，换句话说，他是个专要那些职业杀手的性命的人——如果那

些职业杀手逾越了道德情理规范挑选对象的话。

故事就以这位男主角为中心逐步展开，江湖道义与儿女私情的掺杂，武林恩怨和个人理性情感间的冲突，我把这些编织成一幅幅的文字图画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图画里有笑有泪、有血有肉，或许也有你意料不到的逆变，况味如何，还请各位读者朋友惠予品尝。

柳残阳

目 录

第 一 章	你狠我毒	(1)
第 二 章	双刀无忌	(21)
第 三 章	飞蛇惊魂	(36)
第 四 章	弥勒咆哮	(55)
第 五 章	风云日诡	(75)
第 六 章	有凤来仪	(92)
第 七 章	虎威惊煞	(109)
第 八 章	功亏一篑	(128)
第 九 章	鹰翼落尘	(145)
第 十 章	一波三折	(161)
第十一章	冤冤相报	(177)
第十二章	妙计连环	(194)
第十三章	阴魂不散	(213)
第十四章	弥勒不老	(227)

第十五章	赤地一尊	(246)
第十六章	恶夜狙杀	(265)
第十七章	啮舌搏命	(278)
第十八章	他乡故人	(301)
第十九章	轻捋虎须	(320)

目 录

第二十章	泽中有龙	(331)
第二十一章	莫道春迟	(355)
第二十二章	楚歌四起	(373)
第二十三章	先发制人	(394)
第二十四章	血烟迷眼	(410)
第二十五章	刀寒风凄	(433)
第二十六章	缕缕幽情	(453)
第二十七章	魑魅一家	(467)
第二十八章	血刃断仇	(485)
第二十九章	“飞蛇会”土崩鱼烂 ...	(495)
第三十章	锈刀折刃	(505)
第三十一章	徒唤奈何	(522)
第三十二章	华山霸客	(537)
第三十三章	过关斩将	(554)

第三十四章	你奸我狡	(573)
第三十五章	财能移性	(588)
第三十六章	雪岭对决	(606)
第三十七章	返璞归真	(622)
第三十八章	从此比翼	(641)

第一章 你狠我毒

两盏破烂陈旧的红灯笼，悬挂在这家同样破烂陈旧的客栈门檐左右，原是由红油纸裱糊成的灯笼，不但红艳褪尽，泛着土褐，便灯笼内的竹蔑也在露光的部位显示着霉斑，客栈的内容也差不多，剥落简陋的建筑与设备，鬼才相信未生霉斑。

灯笼在细雨中轻轻摇晃，那两团要死不活的惨淡光晕便不时打着旋转，将坐在客堂门边的两张人脸映幻得忽明忽暗……。

那两个人并非坐在一起，他们分别各据一桌，却都是靠着门口的一桌；结棍壮实，满面悍气的一位占着右侧，那肥硕胖大，脸透油光的朋友便占着左侧，两个人同时喝着闷酒，下酒菜也是一样——盐水煮花生，带壳的。

雨仍在落，细细绵绵的不像有停止的意思，黝黑的街道上泥泞一片，偶而有个路人经过，步履急促得宛如在跑，咯吱、咯吱踩着呢泞来，又咯吱、咯吱踩着呢泞远去。

柜台后，留着花白胡须的老掌柜却毫不觉得气氛沉闷，他大瞪着一双眼睛，定定注视坐在左边桌上的胖汉，那大胖子身穿绛绸暗嵌福字团底的华丽长衫，左手拇指戴着一

枚玉扳指，无名指套着一枚猫儿眼，右手食指紧箍一只红宝石，中指另有一只七彩闪动的金刚钻，每在他举手喝酒或剥花生的时候，但见各色光芒烨烨流灿，满室生辉；屋檐下挂着的灯笼投影，便越发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爿破店，打开张以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胖子那样的阔客，只要他指头上随便取一样玩意下来，便足顶这爿破店十倍的价值而有余；老掌柜心里怔忡着，他不明白像这等财主，为什么会来到青花圩此般穷乡僻壤，更不明白如何偏生挑拣了他这爿店来落脚，落脚之后，却只呆呆的坐在那里喝闷酒、吃花生，难道说别的地方没有酒、不卖花生？他摇摇头，委实想不透。

店小二早已依在角隅处打起盹来，和老掌柜一般精神的便是坐在门边右侧桌上的那位人物，那人完全不朝胖子多看一眼，暗地里却早看了个穿肌透腑，他不仅知道胖子手上所带的珠宝戒指，更清楚胖子脖颈间挂着一条可比牛环的赤金项链，还有银丝腰带上的血玉佩块，织锦垂穗上缀着的龙眼珍珠，连胖子那顶文士巾正额前镶嵌的一块玻璃翠，他都清点得完备无缺。

久走江湖的角色，眼皮子宽活，见识也多，这人当然知道胖子身上的一干零碎货真价实，所值甚巨，但他现在却不能打这票主意，因为眼前还有一桩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做，他一点也不急，打定了谱，搞妥这一桩，再办另一样，到口的肥肉，怕他飞了？

胖子的生像就和大多数富有的胖子相类似，细眉、小

眼、塌鼻、厚唇，外加双层下巴，看去滑稽好玩，却流露着佻俗的傲气与铜臭。

他喝酒的时候，有意无意将他的手掌内外翻展，好借灯笼的光晕及屋内的烛火反映指间的瑰丽，而且双手轮流使用，一刻端杯，一会剥花生，似乎在告诉别人：老子有钱！

雨还在下，淅沥的下。

满脸精悍的那位好像有些不耐烦了，猛一大口干杯，再提桌上的锡酒壶，却又涓滴不存，抹了把嘴，粗哑的吆喝：

“堂倌，再来一壶二锅头！”

说着话，他带着几分酒意瞪了胖子一眼，顺手把别在后腰带上的一只长条形布卷抽出，重重往桌面一搁，“砰”！

好家伙，倒是挺沉的哩！

胖子赶紧收回视线，又低下头喝自己的酒，他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浅啜，喝了这一阵，连脸都不红，只是更加了一层油亮。

睡眼惺忪的店小二一面回应，一面赶紧到后头打酒，就这时，黑沉沉的街道上传来车声辘辘，片刻后，一辆带篷后档车驰了过来，偏偏又停在客栈门前。

今天真是交运啦！老掌柜从柜台后迎出，眯着眼先挤出一抹笑容在脸上，佝偻着微驼的腰背打算接客。

车帘掀起，先跳下来一个身着劲装的精壮小伙子，然后由小伙子从车上扶下一个满头银发却仪表堂皇的老者。

两个人进了店门，小伙子冲着店掌柜低问：

“可有干净上房？我们连车把式共是三人，要两间。”

店掌柜笑呵呵的道：

“有，有，且请上楼，小二会先为客官们备妥热水净脸，如果还没用膳，敝店的面糊和芋粥味道都不错，配上鱼干盐菜，最宜入口——”

小伙子目光锐利的向客堂扫视了一遍，漫声道：

“先把热水打上来再说，阴天湿地，揩把脸正好暖和暖和。”

于是，店掌柜提高了嗓门，发着沙音吆喝：

“兀那二虎子，还不快来替客官带路？”

刚从后头提着酒壶出来的店小二，嘴里不闲的应诺，才待将锡壶先送过去，那要酒的汉子已突兀站起，朝着踏上楼梯口的两人暴喝一声：

“严正甫——”

银发皓首的老者闻声之下骤然一怔，本能的侧过头来，发话的汉子原来是一脸的悍气，在刹那间已显露杀机，他狞笑一声，左手抖开桌上的长条形布卷，右手伸缩里多出一柄锃亮泛光的锋利砍山刀，手一握刀，人已射出。

老者身边的劲装小伙子大吼如雷，立时横截向前，半抛肩，一条三节棍“哗啦啦”飞挥斜扬，那自客堂门口掠来的汉子却凌空倒翻，一脚猝弹，小伙子躲让不及，四仰八叉的被踢跌出梯栏之外。

砍山刀寒芒赛雪，毫不容情的对准老者头顶劈落，于是，风一阵，影一闪，只差半寸便将透骨入脑的刀锋蓦地

大大一震，歪荡于侧，不待那使刀的汉子明白是怎么回事，手中刀已吃人一把夺去，同时心口如中铁锤，跟着那小伙子同一个跌落部位、同一个姿势洋跌出去。

是的，出手的人就是那衣饰华丽的大胖子。

大胖子仍然流露着那股佻俗的傲气与铜臭，他把手中的砍山刀轻轻放下——轻得活像这柄刀是面粉捏的，稍微用力就会散了一样；之后，他从怀中掏出一枚小巧精致的金元宝来搁在一张木桌上，这才朝着老者露齿一笑，大摇大摆的走出客栈门口。

老者惊魂甫定，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噤，一边回首急叫：

“子畏、子畏，你受伤了没有？你听得到我的声音么？”

一声呻吟自梯后发出，过了须臾，叫子畏的小伙子才一手扶着腰，一手扶着梯栏，步履蹒跚的绕将出来，形容之狼狈，端的是灰头土脸。

老者颤巍巍的走前几步，神色凄楚，腔调怆然：

“你受伤了？子畏，伤得重不重？今晚上我们算是逃过杀劫，再世为人了……”

小伙子吸了一口气，吃力的道：

“大伯，天幸你老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怪都怪侄子我太不中用……”

老者颤抖着声道：

“快别这样说，你已经是尽力施为了……子畏，方才有人出手救了我们，那个人我却素昧平生，从来不曾见过！”

叫子畏的小伙子茫然道：

“有人救了我们？大伯，是谁？”

老者朝着大胖子方才坐过的位置一指：

“就是我们进门时坐在左边桌上的那位，胖敦敦，挺富态的先生……”

小伙子摇头道：

“我进来也看到他，的确面生得很，大伯，我能肯定过去从未相识……他可曾留下什么言语？”

老者道：

“没有说一句话，只把一锭小小的金元宝放在桌上。”

小伙子呆了呆：

“只留下一锭小小的金元宝？”

目光转处，这位年轻人已发现前面木桌上那只精巧却绚丽的金元宝，他走到桌边，小心的将金元宝拿在手中端详，面孔上的表情却在逐渐变换，变换成一种恁般崇敬、钦羨、渴慕又憧憬的湛亮形色，宛如他看到了神的化身，心目中的偶像在复活，充满了如此的虔诚与信服……

老者望着他的侄儿，不解的问：

“你察觉了些什么？子畏，好像你从这锭小元宝身上有所体悟？”

小伙子仰首上望，喃喃的道：

“是他，竟然是他……”，

老者略显焦急，催促着道：

“你说的是谁？快告诉我，别尽打哑谜了！”

眼波漾着微笑，小伙子缓缓的道：